



追求与选择：

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思考

李西建 畅广元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追求与选择

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思考

李西建 畅广元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求与选择: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思考/李西建,畅广元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 - 7 - 100 - 07190 - 1

I. ①追… II. ①李… ②畅…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506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追求与选择

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思考

李西建 畅广元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190 - 1

2010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2

定价:26.00 元

引言

全球化浪潮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冲击和影响已愈来愈频繁而强烈了。正如 2008 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迫使人们真切感受到的那样，全球化已经成为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又使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这一现象也正在不断加剧着对当代中国的文化进程和文学研究的影响。

尽管文化全球化并非像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来得如此快捷与迅猛，但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文化等相关领域，以至产生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使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西方全球化研究者罗兰·罗伯逊指出，实际上，“全球化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尽管并非没有问题的、对于人类当前状况的特征表述。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讲得更为具体，“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现在，这种恐惧确实弥漫在我们后面两个范畴之中：一方面，这明显是经济支配和本地文化工业被美国文化工业取代的后果；同时，这种恐惧更深层的方面在于社会，而文化现在被视为惟一的症候。换

2 追求与选择

言之，这种恐惧是，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将遭到破坏。”两位西方学者的观点决不是耸人听闻的宣传，而是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他们的担忧，不仅为近期以来全球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显性状况所证实，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提醒麻木不仁的人文研究者，我们所赖以依持的文化、传统、价值乃至思想观念，每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潜在的变化。正像罗伯逊所告诫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性危险的社会里（a global risk society），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断地面对多项选择，我们作出选择，却没有坚定的准则和传统价值，没有权威的可资信任的可靠中介。”以此反观当代中国的实际状态，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生产，似乎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复杂多变而又令人担忧的境况。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界已敏锐地注意到全球化问题对人文学科研究所形成的冲击与影响。有些学者甚至指出，目前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学术话语中，全球化话语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取代了现代性/后现代性二分法，成为一个可以覆盖这两种学术话语的新视角。它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反映就是文化研究的崛起以及对传统精英文学研究构成的挑战。客观而言，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本土文化势力的抵制，由此所出现的人文性担忧与对抗也是十分正常的。然而，重要的不在于情绪性的抵制与防范，而在于如何确定我们应对的态度与价值选择的基点与策略。倘若着眼于一种广阔的世界文化的背景，着眼于全球化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与对话，着眼于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继续保持中国特有的民族身份

和文化个性，并使其在人类更广泛的领域中有所作为的话，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影响同样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此，在我们已经融入全球化并成为世界大家庭一员的状况下，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的影响，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所采取的有效策略，似乎更应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在接受与认同全球化现象的前提下，更多地进行有益价值甄别与价值选择工作。通过保持民族文化的身份特征，守持民族文化的价值根基，借鉴世界各民族进步的文化观念与思想，以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这种观念与主张，不仅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姿态，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理论在价值取向方面应采取的一种基本的态度。

正像文化生产所面临的境况一样，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及批评实践也在不断经历着巨大的挑战。比如，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范围已变得越来越宽泛，它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所取代；另一方面则是纯文学批评的萎缩与文化批评的兴起，后者显然已对前者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西方理论不断渗透，中国文论话语被持续的移植性生产所占据的状态下，在“后理论”时代已经到来的背景下，讨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论的出路及走向已显得极为重要。正是基于如上思考，本书以“追求与选择”为命意，深入探究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并从如下方面展开论述。

我们的基本理解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研究，是一个研究领域开阔，涉及问题广泛，并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整体概括的重要学术命题。本书第一章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

4 追求与选择

价值取向宏观背景的探讨。除了需要深入体认全球化的含义、过程、特征等基本的学理内涵外，我们特别注重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约、文化属性的重塑及人文思想生产等诸方面，进一步阐释全球化时代探讨价值取向的深层意义。第二章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主导价值取向的理解与认识。本部分结合中国社会的人文思想背景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作为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从而发掘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普适性与当代意义。第三章是对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借鉴价值的研究与分析。20 世纪西方文论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知识形态，随着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渗透，其全球旅行的特征较为突出，我们从中借鉴与吸收什么，对价值取向的确立关系重大。基于以上对全球化时代人类普遍知识形态的价值甄别与判断，第四章将论题最终的立足点和逻辑置放于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建构方面。确定中国文论内在的理论出发点和价值选择路向，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的价值维度是本书思考的重心所在。本书的结语是对一种观念的重申：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不要为文学理论学理发展做出某种强制性规范，而是应确立一种新的治学精神，这种治学精神旨在发展“人的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应有高度的价值自觉与理性自觉，具备学术对话与交往的品性。中国文学理论只有告别“附属”，不断走向自主、自觉，才能始终保持一种发展、创新的意向。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研究的宏观	
背景	(1)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规约	(2)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对人的文化属性的重塑	(26)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对人文学科建设的要求	(54)
第二章 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主导价值取向	(91)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主导价值取向的 形成	(9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及其 实践意义	(11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的普适性 ...	(190)
第三章 全球化时代西方文论的多元价值借鉴	(195)
第一节 人文价值取向与文学理论观念的生产	(196)
第二节 多元知识构型与文学批评范式的创造	(227)

2 追求与选择

第三节 文化转向与文学理论知识的深度整合	(257)
----------------------------	-------

第四章 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选择与重构 (282)

第一节 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	(283)
----------------------	-------

第二节 身份认同与价值选择的逻辑基点	(303)
--------------------------	-------

第三节 中国经验与传统文论资源的再发现	(327)
---------------------------	-------

结语	(368)
----------	-------

参考文献	(375)
------------	-------

后记	(389)
----------	-------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研究的宏观背景

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的研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日益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全球性的学术交往和文化资源共享层面日趋扩大，增强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在文化传播上的优势，竭力巩固、扩张其文化主导地位，造成了弱势文化国家文化主权危机。这种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在文学理论研究上的一种突出表现，就是弱势文化国家的不少学人，在一个时期里陷入价值失衡的窘境。他们追随异质文化的话语，并视他者学理为准则，在一波接一波的“新学”介绍中，其价值坐标由倾斜而位移，以致在自己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很难再提出内在于本国、本民族现实和历史的与人、与文相关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外文学理论的学理对话并没有展开，本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也没有得到发展。产生这种现象固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它终究让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不明确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的真正依据，就无法确立文学理论更新和发展的路径，更无法进行新的、更

2 追求与选择

高层面的学理整合。重新思考文学理论价值取向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宏观的背景之下，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规约，对人的文化属性的重塑和对人文学科建设的要求。只有具备了这样宏阔的学术视野，才有利于我们认清决定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的关键所在，并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创造条件。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规约

一、对全球化时代的认识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且不说一个国家的思想代表与其实代表往往对全球化的认识并不一样，就是从对全球化的态度上看，既有盲目乐观主义者鼓吹全球化是绝好的机会，可以使不同的国家发展、致富，也有悲观主义者视全球化为最危险的陷阱，从而不遗余力地批判，认为不同的国家将因为它的到来而面临灾难。另一方面，起初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全球化的所谓“地球村”的特征，强调的是在诸多领域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似乎有一种人类的共同命运要把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统一起来。之后，在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面前，人们的经验和逻辑终于让自己明白，全球化的实质并不是如某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通衢，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保持相互间一定的依赖与联系的前提下，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使彼此间的竞争更加曲折、复杂、全面、激烈的时代。

当然，对全球化时代保持清醒认识者并不是没有。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欧洲委员会建立了由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和瑞士等国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集中进行全球化问题研究，并于 1995 年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里斯本小组认为：（1）“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2）全球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3）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或者扩大）和强烈程度（或者深化）”，它包括空间范围的内容和彼此交往、交换，横向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的进一步加强；（4）“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5）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矛盾的过程，无论就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它的多种多样的结果而言”；（6）“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做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它也不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人们必须对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它做出的种种限制表示承认和尊重。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① 里斯本小组关于全球化时

^① 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 页。

4 追求与选择

代的观点显示出了它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这就是全球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球资本主义化，^①即政治上要“统一”，经济上要完成“一体化”，文化上要实现“同质化”。他们之所以能尖锐地指出作为“状态”和“过程”的全球化在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并煞有介事地提醒人们：目前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正确过程”，人们没有必要对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它所做出的种种限制表示承认和尊重”，完全是由于全球化的“多种多样的结果”并没有指向他们渴望的“统一”、“一体化”和“同质化”。不过，里斯本小组的观点倒有一个好处，即它非常鲜明地把西方所赋予全球化时代的使命准确无误地告诉了人们。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固然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最终结局是全球的资本主义化。里斯本小组的全球化理论，只能说明整个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紧紧围绕着世界在政治上要不要实现“统一”、在经济上要不要实现“一体化”、在文化上要不要实现“同质化”问题的竞争时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规约”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两大思路

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规约是一个客观存在。随着

^① 虽然他们明确地说，“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似乎把全球化仅仅局限在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国家和社会，而不涉及其他的国家和社会。按照西方史学家的概念，“世界体系”是由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中间地区和边沿国家组成的，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体系，因此，说他们的全球化的最终指向是全球资本主义化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类交往手段的不断更新和现代化,国际间的文化往来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正是这种频繁和深入的文化往来构成了一种规约,迫使人们在促进自己文化发展时,不能不考虑到全球文化的交往和发展的态势。然而,人类文化的存在是多系脉的,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而使这多系脉的文化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这就使得不同的文化主体(国家、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利益和理想。面对全球化时代日趋频繁的文化交往,弱势文化国家对国际文化交往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觉察特别敏锐。他们认为世界的强势文化会以自己的高科技优势和网络上通行的主导语言所组成的跨国信息流,造成不对等的信息流向,而这种不对等的信息流向有可能使强势文化多方面(不仅是经济、科技信息,而且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整体移入相对弱势的文化地区,最终遏制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严重影响人类文化多元化繁荣局面。由于这种文化压制的客观存在,必然会激发弱势文化国家奋起保护和高扬民族文化,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还会不惜强化本土文化的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又极容易引发世界性的文化对抗和冲突。显然,弱势文化国家忧虑的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所受到的威胁,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滞后所带来的对抗,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强势文化的霸权行为。因此,他们更加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实现文化与历史的公平和公正的问题。强势文化国家则以世界主体的姿态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全球文化的走向,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人口与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暴力

的普及化、民间化，恐怖势力的威胁，国家和社会治安成本的快速增加，贫富地区的鸿沟不断增大，新自由主义“神学”的失败和宗教激进主义的崛起，世界文化的深层对抗……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世界成为一台力量日趋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而整个世界又未形成一种国际体系或架构，因而无法对人类进行管理和改造。显然，强势文化国家没有弱势文化国家的那种忧虑，在他们的认知地图中，世界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是这种控制尚未巩固，问题多，秩序乱，亟须建构一种能充分体现自己意志的国际体系或架构，以实现对人类的管理和改造。他们对自身的危机并非没有意识到，而且也经常谈论，但这种谈论只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具有更理想的、更具前瞻性的危机应对能力。像 20 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这样有大历史眼光的学者，在谈及人类的未来时，虽然明确地指出“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①但这种睿智实际上是意识到资本主义这种体系，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既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也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因而不得不“大加改变”，在自身内在机制之外寻找生存和发展希望的一种理论构想。

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文化交往的态度，在世界上形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两大思路。

^① [英]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63 页。

最能代表强势文化国家倡导全球化的政治、文化目的的，是曾任美国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全球化社会”这个概念就是他提出的。他的观点对理解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所发生的事件非常重要。在他看来，我们虽然处在一个到处谈论文化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立场的时代，但这已经不太重要了。“从今以后不大可能再讨论帝国主义的命题，包括文化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尤其是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为所有社会的新模式——‘地球村模式’或‘全球化社会’”。他明确宣告：“美国在 60 年代就成功体现了全球化社会，在历史上第一个接近全球化社会和地球村平台的国家是美国。我们之所以不能再讲帝国主义因为美国向所有社会提供了一个模式：这当中没有力量关系，因为这个模式是中立的。”他举例美国输出的牛仔裤、模特儿、电视系列剧遍及全世界。按照他的说法，“在东方国家只存在着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所以美国代表了唯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的模式。”一言以蔽之，美国“是历史上最全球化的社会”。布热津斯基从中得出的政治、文化教训是：“今后我们应通过网络外交的方式来实现炮舰外交和实力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① 这当然不仅仅是布热津斯基个人的观点，他实际上陈述的是 20 世纪后期美国所积极推行的全球战略。在这个战略中，美国是全球化的关键性的推动者，人类必须接受的“全球化社会”的模式只

^① [法] 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6 页。

能是美国提供的据说是“历史上最全球化的社会”。因此，所谓全球化就是按照美国模式对全球进行新的整合，即实现美国所谓的人类社会的新秩序。

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的理念，不是空穴来风。源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西方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是它的根脉。它与1776年出现的由亚当·斯密所代表的“重商的普遍共和国”的原则相结合，又经当代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的经济运作所发展，最终把资本主义看做一种能够自我调节的、持续繁荣和发展的稳定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中心地带雄踞着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运转的霸权国家，而处于中间过渡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国家，由于自身经济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制约，再加上国际传播模式是从中心向边缘渗透的，因而不得不依赖中心地带国家（即所谓的“向心倾向”），不得不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听命于中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整合。这样的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全球化”仅仅是一个新概念，它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把历时长远的资本主义的进程作了个新描述而已。同时，它也暗示人们，全球化只能是按照某种设定的模式、循着某种支配的程序而展开的作业，这个作业的完成就是作为全球核心文化的中心地带国家的价值观、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世界化。

强势文化国家清醒地意识到，只要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规约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就必须在不同文化间频繁、深入的交往中展开。于是它们利用自己高科技领先的优越条件，